

人力资本促进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研究

杨奉平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长沙 410081)

摘要:人力资本创新是助力旅游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中部6省为研究单元,基于2009—2017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 σ 系数及面板回归模型,探析中部地区旅游经济时空演化特征及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总体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由2009年的0.181增长到2017年的1.081,分省份来看,大致呈“山西>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均不断扩大,呈不均衡、不协调的演化特征;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人力资本;旅游经济;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中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3)03-0234-05

中部地区作为中国三大板块伟大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囊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及湖北6大省份,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为26.5%,创造GDP达全国的21.7%,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改善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1]。近年来,中部地区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旅游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旅游业已成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源。然而,长此以往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协调发展亟须关注^[2]。

旅游经济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从研究内容来看,涵盖旅游经济的积极影响^[3]与负向影响^[4]、旅游生态效率^[5]、动态演进路径^[6]、地区差异^[7]等方面,近年来,逐渐聚焦于系统视角,探讨旅游经济与城镇化^[8]、生态环境^[1,9]等耦合协调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定量方法为主,涉及数据包络分析^[10]、VAR模型^[11]、重力模型^[12]等研究方法的单一探析或综合运用;从研究尺度来看,以省域^[13]等宏观尺度为主,区域等中观尺度较少。

梳理文献发现,一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旅游经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探析;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多以省域为研究单元,将中部地区单独剥离出来进行考察的文献较为少见。鉴于此,本文以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

基于2009—2017年面板数据,借助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综合探析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区域差异,进一步采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差异,旨在为促进中部地区旅游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1.1.1 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常用于探析不同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程度,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的值越小,表明不同地区间的相对差异越小,反之则越大。鉴于此,本文借助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用以探析中部地区省际旅游经济的差异程度,具体公式参见文献^[14]。

1.1.2 σ 系数

σ 系数可用于测度不同地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程度^[14],系数的值越小,意味不同地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小,反之越大。因此,本文引入 σ 系数用以探析中部地区省域间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绝对差异程度,具体公式参见文献^[14]。

1.1.3 面板回归模型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涵盖时序、截面、变量三维信息,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能够解决遗漏变量等多

收稿日期:2022-08-29

作者简介:杨奉平(1996—),男,四川达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种问题,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旅游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具体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变系数回归模型等回归模型。鉴于此,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方法用于探讨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引入各变量的对数化形式以弱化异方差影响,具体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ln PTS = \alpha_1 \ln THR + \alpha_2 \ln THR^2 + \alpha_3 \ln EL + \alpha_4 \ln TC + \alpha_5 \ln IL + \alpha_6 \ln UL + \alpha_7 \ln TF + \alpha_8 + \epsilon_t$$

(1)

被解释变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PTS)。考虑到单一的旅游收入忽略了区域差异,因而借鉴郑群明等^[15]的做法,采用人均旅游总收入进行度量。

解释变量:人力资本(THR)。借鉴张超等^[14]的做法,采用旅游院校学生数加以度量。

控制变量:参考文献[15],选取经济发展水平(EL)、交通便利程度(TC)、信息化水平(IL)、城镇化水平(UL)、旅游基础设施(TF)作为控制变量。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9—2017 年各省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自 2010—2018《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指标依据相关数据计算获得,少数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完整。

2 实证分析

2.1 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特征

2.1.1 中部地区旅游经济时序演化

2009—2017 年中部 6 省旅游经济演化情况见表 1。

表 1 2009—2017 年中部 6 省旅游经济演化情况

省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山西	0.242	0.303	0.374	0.502	0.635	0.780	0.941	1.154	1.448	0.709
河南	0.195	0.248	0.298	0.358	0.412	0.463	0.531	0.605	0.706	0.424
安徽	0.147	0.193	0.317	0.437	0.499	0.564	0.671	0.769	0.960	0.506
江西	0.152	0.183	0.246	0.311	0.419	0.583	0.797	1.087	1.392	0.575
湖北	0.176	0.255	0.346	0.455	0.553	0.645	0.736	0.829	0.934	0.548
湖南	0.172	0.217	0.271	0.337	0.401	0.453	0.547	0.690	1.046	0.459
均值	0.181	0.233	0.309	0.400	0.487	0.581	0.704	0.856	1.081	0.251

总体来看,中部地区总体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由 2009 年的 0.181 增长到 2017 年的 1.081,年均增速为 25.06%,上升幅度显著。2011 年开始进入加速增长阶段,旅游业迅速发展,取得了空前繁荣。

分省份来看,2011 年以前中部地区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皆呈稳步上升态势。2011 年以后,呈“山西>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的空间差异。山西、江西和湖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速度最快且上升幅度最大,这与自身旅游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湖南主要受人口数量的影

响,尽管总体水平发展态势良好,但旅游经济效应改善民生的程度仍需提升;而安徽与河南近年来旅游业发展态势有所改善,但因其地理位置的影响,交替便利程度仍需提升,自身所具备的经济优势也未得到合理发挥,合理优化旅游人才队伍,提升旅游资源配置水平和深化资源集聚效应势在必行。

2.1.2 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化

为探析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借助 ArGIS 10.2 软件,以 2009、2013、2017 年为时间截面,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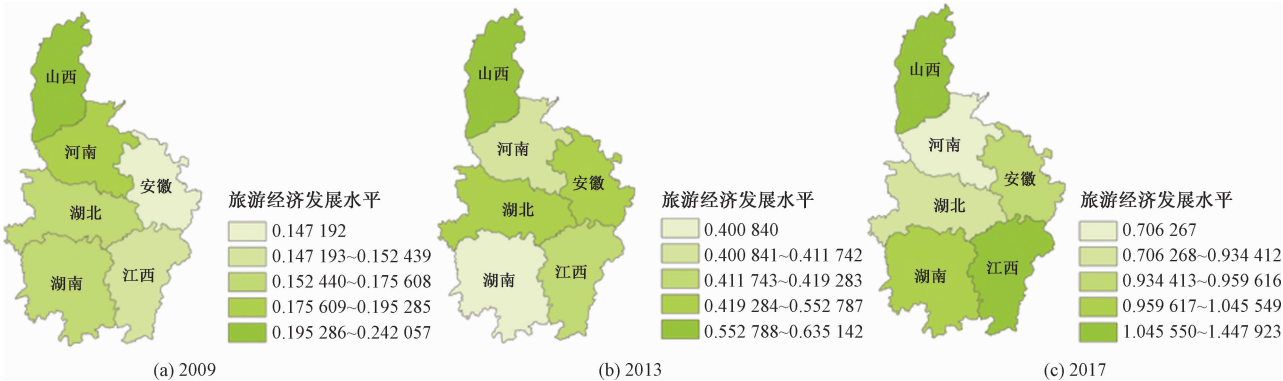


图 1 2009、2013、2017 年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空间分布格局

由图 1 可知,总的来说,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由“西强东弱”向“西弱东强”演化,呈现出向外延伸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山西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中部地区中的空间分布无明显变化,湖南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历程,湖北则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化趋势。江西与河南则经历

了相反的空间格局演化轨迹,江西逐期上升,而河南则逐期下降。

2.2 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 σ 系数测度得到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程度与绝对差异程度,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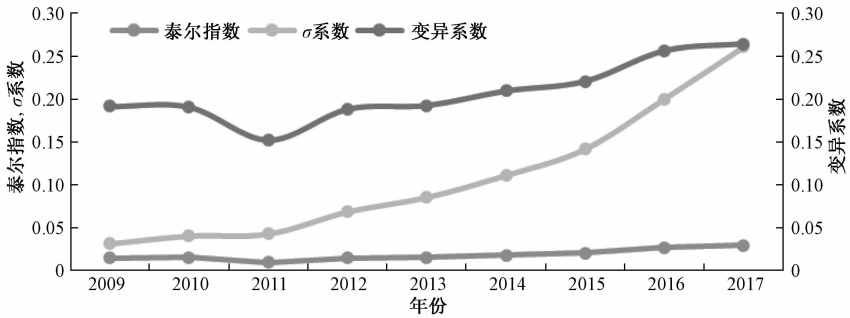


图 2 2009—2017 年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 σ 系数

在相对差异方面,从总体上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均呈上升态势,且在 2009—2017 年分别上升了 7.79% 和 1.45%,年均上升速度分别为 4.11% 和 8.97%,说明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省际差异正逐渐增大,尽管旅游收入获得了显著提升,但区域旅游协调发展仍有待优化。从演化趋势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均仅在 2009 年缓慢演化及在 2010 年快速下降,其后,二者均快速上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危机对各省份旅游经济的影响有所差异,因而导致各省份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缩小,但随经济危机的解决,各省份又逐渐助力旅游业快速恢复,同时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旅游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进而致使旅游经济差距又逐渐提高。

在绝对差异方面,从总体上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 σ 系数呈稳步提升态势,由 2009 年的 0.032 上升到 2017 年的 0.261,年均增速为 30.2%,说明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程度在不断提升,但各省域之间旅游业并未得到良性的

互动响应,亟须优化。从演化趋势来看,中部地区 6 省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系数仅在 2010 年上升幅度稍较少,其后进而快速上升阶段,各省份之间的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

综合而言,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程度与绝对差异程度均呈上升态势,且提升幅度显著,省际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正不断扩大,区域旅游协调发展亟待优化。

2.3 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

2.3.1 单位根检验

在回归分析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回归进而导致不具现实意义的结果。具体而言,采用 LLC 检验,得到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2)。由表 2 可知,ln EL、ln UL 为平稳序列,ln PTS、ln THR、ln TC、ln IL 为非平稳序列,继而对未通过检验变量进行差分处理,直至所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可知 ln PTS、ln THR、ln TC、ln IL 为一阶单整。为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均衡,采用 Pedroni 检验,可知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回归分析。

表 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ln PTS	ln THR	ln EL	ln TC	ln IL	ln UL
LLC 检验	0.360	1.916	-1.791**	3.602	0.243	-4.951***
检验方法	ln TF	Δ ln PTS	Δ ln THR	Δ ln TC	Δ ln IL	
LLC 检验	-2.656***	-4.626***	-4.452***	4.231***	-3.895***	

***、**、* 分别表示 $P<0.01$ 、 $P<0.05$ 、 $P<0.1$ 。下同。

2.3.2 回归结果分析

为探析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

差异,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 Hausman 检验可知,模型 1 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更具合

理性,而模型 2 采用变系数随机效应模型更具合理性,结果见表 3。

表 3 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山西	河南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ln THR	-2.443*** (-2.75)	-1.563 (-1.45)	-2.208** (-2.08)	-1.860* (-1.81)	-1.649 (-1.44)	-2.22** (-1.98)	-1.868* (-1.73)
ln THR ²	0.118*** (2.64)	0.069 (1.26)	0.127** (2.40)	0.094* (1.91)	0.076 (1.25)	0.120** (2.06)	0.092* (1.69)
ln EL	-0.098 (-0.20)	0.058 (0.13)					
ln TC	1.163* (1.71)	1.353* (1.93)					
ln IL	-0.107* (-1.63)	-0.052 (-0.87)					
ln UL	6.242*** (4.27)	5.869*** (4.50)					
ln TF	1.134 (1.46)	0.925 (1.28)					
常数项	-32.996*** (-3.35)	-37.684*** (-3.51)					
统计量	113.30***	1164.26***					
效应	固定	随机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 *t* 值。

由模型 1 可知,从总体来看,人力资本的一次项系数为-2.443,二次项系数 0.118,二者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其自身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且已经形成了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短期来看,旅游人力资本积累是一种需消耗大量财力、物力的战略性投资行为,会一定程度上致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服务质量优化等相关方面的投入减少,同时,旅游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一种长期行为,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抑制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化提升。长期来看,随旅游人力资本的逐渐积累,能够为旅游业提供强大的专业人才队伍,为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撑,尤其是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旅游人才能够为深化旅游资源集聚效应、合理配置旅游资源,进而促进旅游业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有利于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由模型 2 可知,旅游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河南、安徽、湖北及湖南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已形成了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而山西与江西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有待深化。这主要在于河南、安徽、湖北及湖南四省的旅游人力资本优势,各旅游院校人数较多,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储备,形成了

较为强盛的旅游人才队伍;而山西与江西自身旅游人力资本稍显薄弱,并未到达前者的强盛程度,加之自身总人口的限制,也一定程度上致使其旅游人力资本发展有所欠缺,从而并未能对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从控制变量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及旅游基础设施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未能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亟待深化,而旅游交通与城镇化通过显著性检验,能通过深化资源规模效应、改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地建设等多方面促进旅游经济发展,进而未旅游业转型优化提供重要支撑。

3 结论与建议

基于 2009—2017 年中部地区各省份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 σ 系数及自然断点法等研究方法综合探析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差异,进而借助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

1)研究期内,总体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由 2009 年的 0.181 增长到 2017 年的 1.081,年均增速为 25.06%,上升幅度显著;分省份来看,大致呈“山西>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的空间分布格局。

2)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

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均不断扩大,呈现出不均衡、不协调的演化特征,亟待优化。

3)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河南、安徽、湖北及湖南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已形成了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而山西与江西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有待深化。

基于以上结论,为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促进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弱化负向影响,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应继续发挥旅游人力资本在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中的长期积极优势,建立健全旅游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积极完善旅游从业人员绩效考核体系,多方发展旅游业人员技能与素质,进而为旅游业高效发展提供有效助力和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兆峰,陈青青. 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研究[J].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20, 11(4): 11-20.
- [2] 魏俊,胡静,朱磊,等. 鄂皖两省旅游发展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J]. 经济地理, 2018, 38(8): 187-195.
- [3] CHOU M C. Does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3, 33(2): 226-232.
- [4] INCHAUSTI-SINTES F.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and Dutch Diseas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4: 172-189.
- [5] 王胜鹏,乔花芳,冯娟,等.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J]. 经济地理, 2020, 40(5): 81-89.
- [6] FILIPIAK B Z, DYLEWSKI M, KALINOWSKI M.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EU tourism industry. towards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and sustainability [J]. *Quality & Quantity*, 2020(2): 1-26.
- [7] XIE W, LI H, YIN Y.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s tourism economy and its eff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4): 1389.
- [8] 杜霞,方创琳,马海涛. 沿海省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以山东省为例[J]. 经济经纬, 2021, 38(1): 15-26.
- [9] 谢宁光. 生态补偿视野下旅游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评《旅游生态补偿》[J]. 世界林业研究, 2021, 34(1): 131.
- [10] 王松茂,褚玉静,郭安禧,等.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测度[J]. 地理科学, 2020, 40(9): 1505-1512.
- [11] 郭向阳,穆学青,丁正山,等. 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以曲靖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7): 231-240.
- [12] 赵书宏,陈婷婷.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空间错位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17): 74-78.
- [13] 张鹏杨,郑婷,黄艳梅. 中国旅游经济效率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3): 98-102.
- [14] 张超,钟昌标,蒋天颖,等.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9): 15-26.
- [15] 郑群明,姜奎. 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收敛性研究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11): 2396-2405.

Study on the Space-time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 Promoting Tourism Economy in Central China

YANG Fengping

(School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Human capit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17, taking the six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as the research unit,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σ coefficient and panel regression model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economy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tourism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been steadily rising, from 0.181 in 2009 to 1.081 in 201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nc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Shanxi > Jiangxi > Hubei > Anhui > Hunan > He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the relative and absolut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gion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showing an unbalanced and uncoordinated evolution.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in the central region generally presents a “U” type relationship of first inhibition and then promotion, showing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Keywords: human capital; tourism economy;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Thiel index; variable coefficient fixed effect model; central region